

大卫·阿尔蒙德作品集

A Song for Ella Grey

# 献给艾拉·格雷的歌

[英] 大卫·阿尔蒙德 著 锦瑟 译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  
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

大卫·阿尔蒙德作品集

A Song for Ella Grey

# 献给艾拉·格雷的歌

[英] 大卫·阿尔蒙德 著 锦瑟 译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  
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-2016-6586

**A Song for Ella Grey**

Copyright © 2014 David Almond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Felicity Bryan Associates Ltd.  
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

This translation of A Song for Ella Grey is published by Shanghai 99  
Readers' Culture Co., Ltd.

#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献给艾拉·格雷的歌/(英)大卫·阿尔蒙德著;  
锦瑟译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7  
(大卫·阿尔蒙德作品集)  
ISBN 978-7-02-012299-8

I. ①献… II. ①大… ②锦… III. ①儿童小说-长  
篇小说-英国-现代 IV. ①I561.8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019968 号

责任编辑 卜艳冰 尚 飞 汤 淼  
装帧设计 汪佳诗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 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 
邮政编码 100705  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 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116 千字  
开 本 890 毫米×1240 毫米 1/32  
印 张 5.5  
版 次 2017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 
印 次 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2299-8  
定 价 28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-65233595

## 目 录



第一部	1
第二部	8
第三部	63
第四部	117
第五部	147

## 第一部

最后就剩下我一个。由我来讲这个故事。他俩我都认识，我知道他俩曾如何生活，又如何死去。这是不久前的事情。我很年轻，和他俩一样。和他俩一样？这怎么可能？你怎么可能既年轻又已死去？我没时间想这个。我得把这个故事甩掉，我得生活。我会讲得很快，一五一十，让它快点过去，现在就过去，趁着这冰天雪地的北方夜色正幽暗，趁着天上清冷的星星正闪烁。我要在天亮前讲完。我要把我的朋友带到这个世界过最后一晚，然后放她走。跟我来，一个字，又一个字，一句话，又一句话，一个人，又一个人，死去。别犹豫。跟着我穿越黑暗，别停下。不会太久。不要回头。

我要从中间讲起：此时故事已掀开篇章，而结局尚未到来。那是一个暮春的清晨，开学两个星期了，我俩一起躺在床上——我俩那时老这样。不知不觉，我们便喜欢上了一起过夜。刚开始时我俩才五岁，抱着泰迪熊和毛茸茸的玩偶蜷缩在一起。现在我俩已经十七岁了，还会在一起过夜。有一阵她爸妈禁止她这样，说她走上歪路了，在学校不够用功。不过她很听话，开始努力学习。她能让他们对她言听计从——只有她才有的魔力。所以我们又在在一起了，身子贴着身子，睡在我那张温暖、安全的床上，一起呼吸，一起做梦。艾拉和克莱尔。克莱尔和艾拉，一直是这样，从未改变。多么

可爱，多么青春、明媚、自由，多么……未来就在前方，等着我们。多么……哈！

阳光透过薄如蝉翼的黄色窗帘照进来。一阵风吹过，我的风铃晃动着响了起来，那张破烂不堪的捕梦网也开始摇摆。涨潮的河钟敲响，遥远的海边，一只雾角在呜咽。

我以为艾拉还在睡。我把脸贴在她后背上，听着她平稳、有节奏的心跳，听着她身体深处生命的奏鸣。

“克莱尔，”她柔声说，“你醒了？”

“我以为你还在睡。”

“没有。”她一动不动，“是爱，克莱尔，我知道是爱。”

我突然心跳加速。

“你什么意思，亲爱的？”

从她的呼吸、她快乐的叹息中，我听到了微笑。

“我整夜都醒着，”她说，“一直在想他。”

“他？”我质问，“哪个他？”

我从她身旁挪开，平躺下来。

当然，我知道她会如何回答。

“俄耳甫斯！”她悄声说，“俄耳甫斯！除了他还会是谁？”

她咯咯笑着，转向我，脸上放着光。

“克莱尔！我爱上他了。”

“可你连见都没见过他。他可能都不知道这世上有你这个人，见鬼。”

她还是咯咯笑。

“而且你只不过和他在那个活见鬼的电话里说过话……”

她用手指堵住了我的唇。

“这都不重要。我一直能听见他的歌声。就好像我一直在等着去找他，等他来找我。就好像我已经认识了他一辈子。他也是。”

“天哪，艾拉。”

“命中注定。我爱他，他也会爱上我。再没别的可能。”

这时传来我妈妈的声音，喊我们下楼。

“来了！”艾拉喊道。

她捧着我的脸，凝视着我的双眼。

“谢谢！”她说。

“谢什么？”

“让我们在一起。”

“你说什么？”

“如果那天你没打电话给我让我听，如果他没有唱歌给我……”她吻了吻我的唇，“这一切都不会发生，对吧？”

老妈又喊了一遍。

我穿上衣服。

“对。”我说。

她就那样一直微笑。

她又吻了我。

“你会明白的，”她说，“你会理解的，不会太久了。”

“什么不会太久？”

“他来找我，我知道他会来找我。”

她再次吻了我。

咯噔，我的心沉了下去，咯噔。

\*\*\*

我们顺着河堤走路去上学。我们走过曾经的造船厂，走过小桥——我们曾在桥下放纸船，曾在这里给布娃娃洗澡。远处，纽卡斯尔大桥高耸的桥身微微浮现。我们从一些钓鱼的人身边走过。一部分路面塌陷下来，下面很可能就是从前那些煤矿留下的一个个矿坑。

我牵着她的手，带着她跨了过去。

我用双手捧着她的脸，小心翼翼地捧着。

“你纯得要命，”我对她说。“你甚至从没正正经经交过男朋友，可现在……”

她又那样咯咯地笑起来。

“都是这样发生的，对不对？某一天，一切都再平常不过，然后突然啪的一下，你毫无准备，便陷入……”

“这不可能是爱，”我说，“这是疯狂。”

“那就让我疯狂吧！！”

她开心地吻了吻我，然后挪开。我们加快脚步。身边人开始多了起来，都在朝圣三一堂学校走去。我们跟朋友打着招呼。

她在大门前停下，并不急着进去，一脸神秘地柔声对我说：



“我知道你吃醋了。”

她再次靠近我，垂下眼睑，喃喃道：

“克莱尔，我知道你爱我。”

“我当然爱你。正常的爱，不是这种……”

“我的心没变，”她说，“我还是你的……”

“哦，艾拉，别说了。什么都不要说。”

我试图去拉她，可她挣脱开，转身走掉了，头也不回。

那天上午的英语课上，卡拉卡托老师跟念经似的不停地讲啊讲啊。又是他妈的《失乐园》。艾拉一直望着窗外。我注视着她。她一天到晚在做梦。有时候感觉她这个人都不在这儿。有时候又感觉她处于半死的状态，是她在替她活着。

有时候真想朝她屁股踢一脚，把她摇醒，冲她大喝一声：

“醒醒！”

“克莱尔？”卡拉卡托老师的声音传来。

他就在我桌旁。

“什么事，先生？”

“你怎么看？”

“什么怎么看，先生？”

他转动着眼珠，却不说话，因为艾拉突然从座位上站起来，开始收拾书包。

“艾拉？”他问。

她看都不看他，冲我咧嘴一笑，开心地挥了一下小拳头。

“看见了吗？”她悄声说，“我没说错吧，克莱尔？”

她大笑着，转眼便冲出了门，不见了。

于是我们看到了他，在外面，院子边上，影影绰绰。他就站在那儿，还是那件外套、那样的长发，那把里拉琴背在背上，用那种俄耳甫斯式的眼神凝望着我们。接着艾拉出现了，穿过水泥地，匆匆走向他。

卡拉卡托老师猛地拉开窗户。

“艾拉！”他大喊，“艾拉·格雷！”

她没有转身。这是他们的初会，他们就那样对望了片刻，然后拉起手，走了。

卡拉卡托老师又喊了一声，然后猛地把窗户关起来。

“平时闷声不响，然后突然整这个？”他说，“你们这些孩子，真让人搞不懂。”

“是啊。”我悄声回应。

“她说他会来，他就真的来了。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她就是黑暗使者，想不到吧？”

我们盯着他们离去的地方使劲看。

“她和他，”安吉丽娜说，“她和他。”

好多人都涌到了窗前。

“他是谁？”比安卡问。

“猛男！”克里斯托·卡尔哈哈笑道。

男生没人吭声。

“回到你们的座位上，”卡拉卡托老师命令道，“她如果想放弃

前途，就让她去吧。她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”

“是吗？”我咕哝了一句。

“他究竟是谁？”比安卡问，“谁？”

“好了，咱们继续上课，”卡拉卡托老师说，“‘邪恶，你就是我的善良。’弥尔顿这句话究竟想说什么？”

“是谁？”克里斯托问。

“他叫俄耳甫斯，”我答道，“要命的俄耳甫斯。”

## 第二部

### —

或许他一直与我们同在。或许当我们十三岁、十四岁、十五岁、十六岁，当我们结成一群酷酷的死党的时候，他也在那里。我们以前常在克卢尼旁边的草坡上集会。克卢尼是一个由威士忌仓库改造成的艺术家工作室，坐落在奥斯本河边——这条小溪从城里的地下涌出，流过城门，注入泰恩河。那边有一家咖啡屋、一座酒吧、一间小戏院，一个屋子——里面有乐队在演奏。旁边便是七故事——一家儿童书店。我们小时候常和爸妈、老师去那里听作家、艺术家讲课。我们制作面具，穿上演出服，演我们自编的故事。我们躲在面具后面说：我不是我。我不见了，我曾变成过吸血鬼、灰姑娘、韩赛尔、格雷特、格尼维尔。然后我们便讲述自己编的故事，并把它写下来。就连我在写这个故事的时候，都感觉他就在我们中间，用我们的嘴说话，让我们歌唱，让我们跳舞。

我们老是说，奥斯本河河边的空气里一定飘着魔法。我们饮红酒，听河水，看星星，我们分享梦想：当艺术家、音乐人、诗人、游子，只要和现在不同，只要标新立异。我们嘲笑那些跟我们不是一类的孩子，那些年纪轻轻就谈论事业、谈论见鬼的抵押贷款和养老金的孩子。那些还没来得及年轻就想老去的孩子、还没好好活着就想死去的孩子。他们在挖掘自己的坟墓，在砌监狱的高墙，然后

他妈的自己住进去。我们呢，我们紧紧抓住青春不放。我们自由自在，无拘无束。我们说过，永远不要变老，不要变得烦人。我们到慈善商店去搜刮复古衣服。我们在海布里奇买到了破旧的李维斯牛仔褲，还买到了阿提卡牌天鹅绒衣服，虽已褪色，但依然很漂亮。我们穿五颜六色的靴子，戴盖亚牌亚麻围巾。我们读波德莱尔和拜伦。我们互相读自己写的诗。我们写歌，然后放到视频网站上。我们组建了乐队。我们谈论那些一放学就立刻会奔赴的神奇的旅途。有时我们当中也会有人出双入对，谈一段短暂的恋爱，但这个团体还是我们这几个。我们紧紧连在一起。我们可以想说什么，就说什么。我们爱着彼此。

那个周六的黄昏，空气中一定是出现了俄耳甫斯。还是早春，但气温已经开始回升，城市上空的天是粉色中带着金色。我们身下的草坪被太阳晒了一天，热烘烘的。码头那边靠近城里的地方传来了笑声和醉鬼的尖叫——这么早。有人拿来一瓶从特易购超市买的瓦尔波利塞拉葡萄酒，在我们手上传着，我们嘴对嘴地喝，品尝着酒，品尝着彼此。

一只天鹅突然从高高的地铁桥上朝我们俯冲过来，我们被那个黑影吓了一跳。它在我们头顶几英尺的地方来了个急转弯，朝河那边飞去。我们开心地啐着。有人拍手，有人大笑，有人微笑，有人叹息。慢慢地，我们又恢复了平静。

我向后仰躺着，两条腿直挺挺地摊开。艾拉靠在我身上，是她先听到的。

“那是什么鬼声音？”她冷不丁地问。

“什么？”

“那个？”

她坐起来。

“那个。听。”

是什么？我们倾听着，但什么也听不到。过了一会儿，我们听到了。

“是有什么声音？”山姆·辛德斯说。

“好像有人在唱歌什么的？”安吉丽娜说。

“对，”艾拉说，“是的。”

对，像唱歌，但也像很多声音混合在一起——河水的呜咽、醉鬼的胡话、清风拂过脸庞的微颤、断断续续的鸟鸣和汽车的声响，像是在所有这些熟悉的事物里添加了一个新的音符，把它们变成了某种古怪的歌曲。

我们仔细倾听。

“没有啊，”迈克尔说，“什么也没有。”

不可能什么都没有，否则我们刚才为何站起来四处找寻那声音的方向？我们为何会都说是的，听到了？难道我们当时就是那样——随时随地地追求标新立异、追求美，尽管它们其实并不存在？难道只是因为瓦尔波利塞拉葡萄酒、因为天鹅、因为我们大家在一起、因为我们年少轻狂？

不管是什么，我们站起来了。我咕嘟咕嘟喝完最后几口酒，把酒瓶丢到了垃圾箱里。我们沿着绿草茵茵的河岸来到奥斯本溪边，小溪在克卢尼的深黑倒影中流淌着。溪水旋转着，浮起一个个漩

涡，汨汨地向前流动，等着汇入泰恩河。岸边滑溜溜的黑泥正在干化，发出喀哒声。小溪上方狭窄的钢桥上，一对情侣走过，响起一阵脚步声。我抓住了艾拉的手，我们一起走着。

我们沿着小溪一直走，直到它钻进城市下方的隧道，然后又重新探出头来。溪水拍打着上了锁的大门，在铁栅栏间喷涌着。我们凝视着那些螺丝钉、那把硕大的挂锁和那个上面画有骷髅头的警示标志，凝视着远处的拱形隧道和越来越浓重的暮色。

“天哪，以前这地方多吓人！”她叫道。

“还记得我们曾扒着眼睛往里看，比赛谁看得最远吗？”

“看那些恶魔和怪兽？”

“还有那些老鼠，突然蹿出来，那时候？”

“咱俩吓得嗷嗷乱叫？”

我们咯咯地笑起来。

“那儿有一个！”我叫道。

“又来一个，克莱尔！看！长角的那个！啊，天哪！”

我们开着玩笑，但身子却在发抖。我把她拉过来，深深地吻住了她的唇。我第一次吻她，正是在这个地方，好多年前，那时我们还是孩子，还会怕黑。

“听，”她说，“那声音好像是在水里，克莱尔，听到了吗？”

我们倾听着它在两岸之间、在铁门内外回荡的样子。

“听到了！”我叫道。

我俩笑了起来。

“丁当丁当！”我说。

“呼呼呼！”

可我们一直在找寻的那个声音却好像来自四面八方。我们离开了小溪。每到每一个角落，它都从另外一个方向传来；每当我们停下脚步，它都从另外一个地方传来。

“它究竟是从哪儿来的？”我问。

艾拉闭上眼，把脸转向天空。

“从我们的身体里来！”她说。

卡罗·布鲁克斯——我们当中看上去最年长的——到克卢尼酒吧里面又拿了些酒出来。我们一饮而尽，然后继续向前走，这次我们不再寻找了，而是在那个声音中漫游。玛丽亚和迈克尔这两个家伙已经勾搭了几个星期，现在他们溜进了一个门口，拥住彼此，终于开始激吻了。

“好样的，继续，”凯瑟琳叫道，“现在相爱吧！”

一群喝醉了的妹子从我们身边大摇大摆地走了过去。

“是那帮嬉皮士！”她们笑道。

她们走远后，我们叽叽咕咕地笑起来。

“嬉皮士！”我们讥讽道。

“就是我们啊！”山姆大笑。

我们继续听，是它消失了还是我们再也听不到——抑或，它根本就从未真正出现过？谁又知道呢？反正我们意识到：它不见了。我们来到码头，走过一家家酒吧、一间间饭店，在一群群醉鬼中穿行。

泰恩河桥底下有一个卖艺人，是一个老家伙，脸上皱纹纵横、



污浊不堪，弹着一把破烂的曼陀铃，唱着一首听不懂的外国歌儿，声音沙哑。

“没准就是他一直在唱呢。”山姆说。

我们站在那儿听了一会儿。

“他以前肯定很有味道。”艾拉说。

老家伙向我们示意放在地上的那只破旧的曼陀铃套子，就在他脚旁边。

我们找到了几枚硬币，丢了进去。

他朝我们笑了笑，把手里的曼陀铃举向天空。

“天神保佑你们。”他说着，又热情十足地弹唱起来了。

“哇！”卡罗说，“我们要是扔几个六便士进去，你得唱成什么样？”

老家伙哈哈笑起来。

“把你的家当全给我，”他说，“你就知道了。”

艾拉默默不语，我和她一道朝家走。

“可能什么都没有，”她说，“可能不过是我们自己臆想出来的。”

我送她到她家大门口。她几乎一动不动，向后退了几步，凝视着我，仿佛她看的不是我。

“真是疯了！”她说。

“什么疯了？”

“我们，这么年轻！太神奇了！对不对，克莱尔？对不对？说对！说对！”